

以文学叙事生动活化历史

□ 杨怡

长篇小说《李罗城》的出版,再一次让我们回顾古代丝绸之路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西部水草丰茂、风沙掠过的土地上,达勒特古城遗址(历史上被称为“李罗城”)的面貌以文学叙事的形式得以重塑和再现。

一、以文学叙事生动活化历史

故事开始于尚田其、苏里路、叶那初三人一起淘金,引起非克的觊觎,在相互争夺中,最终尚田其和叶那初胜出得到金子尚田其因此建立了李罗城,叶那初建立了刺刺城。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几个家族之间命运纠葛不断,伴随着李罗城的兴衰,历史的真实遗迹、虚构的人物故事融入丰富多元的丝路文明和博州特有的自然地理风光,呈现唐朝至元朝时期新疆李罗城的繁盛景象。作品中历史遗址、生活原貌、自然地理环境的描述都经过严谨的考证,文学化的叙事语言与民间神话相互交织,超现实元素与神秘氛围的营造,共同勾勒出尚田其治理下李罗城居民的日常生活、手工业生产、冶炼工艺以及城市运行的生动图景。小说不仅深入挖掘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复杂多变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更在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实现了有机融合。

二、文化符号与集体记忆的载体

小说中有很多设计独特且寓意深刻的文化符号,如神觉蓝、七里慈湖、寒星吉日绵绵剑、玄厉石、地下迷城、铜镜、紫桐树等等,这些元素或神秘或浪漫,带着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既是小说剧情发展脉络的重要表征,也是深化人物性格特点的重要标识,更承载着这座古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印记。其中神觉蓝,“神觉”取自西汉宣帝年号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也就是西汉在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建立西域都护府的年号,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而神觉蓝在小说中指的是新疆大地到处可见的植物骆驼刺。在小说中汉娜酿造的神觉蓝酒广受欢迎。可见,神觉蓝这一符号既隐喻中原对西域管辖之始,也象征在极端环境中顽强生存的坚韧精神。海达、汉娜、吉日霖……李罗城里的每个人都如骆驼刺般扎根大漠,展现出生命的坚韧与超强的环境适应力。寒星吉日绵绵剑是王玉正为心爱的姑娘吉日霖精心打造的软剑,表达年轻男女对爱情的美好祝愿,在作者的笔下,爱情是美好、忠贞、浪漫的,也是需要付出、磨炼和经受考验的。它传递出一个信念:大爱可以跨越民族、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壁垒。

一座城市就像宇宙的微缩模型,是连接天、地、人的神圣空间,承载丰富多样的文化符号和集体记忆。城主

作者简介:钱建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理事。创作有长篇报告文学、长篇小说、诗歌、散文等数十部作品。曾获新疆第七届天山文艺奖。

作品简介:长篇小说《李罗城》于2025年9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以博乐市达勒特古城为原型,该遗址经考古认定为宋元时期博尔塔拉河流域中心城市“李罗城”所在地。作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城主尚田其家族三代人的命运变迁,以淘金兴起、炼钢鼎盛、战乱动荡、洪水覆灭为脉



络,勾勒边城百年兴衰史,融合真实历史场景与奇幻叙事手法,构建兼具市井烟火与神秘色彩的边地传奇,并探讨人与自然等永恒命题。

尚田其建造李罗城的初衷,或许只是将淘金所得巨大财富通过空间创造实现个人理想和权力追求,即“个体对抗混沌,理念塑造现实”的终极浪漫。也因此尚田其一生的荣辱始终与李罗城紧密相连,他是李罗城唯一的“神”和“立法者”,他总是在他的地下迷城中观察全城各个角落,看似掌控一切,实则内心孤独不安,唯有那个作为他影子的“灰袍人”形影相随,正是人性对立与复杂的暗喻。从生到死,人的生命历程与一座城市的兴衰何其相似,其间交织的恩怨情仇与成长轨迹,既有历史的必然,也有命运的偶然。一条条鲜活的个体故事线,最终凝结成城市生命的延伸,化作永恒的集体记忆。钱建军笔下李罗城的故事,以历史和现实交融的视角,再现了李罗城昔日的繁荣,也完成了一次文学叙事的创新探索。小说激励每一个个体:不要轻视自己内心那个构建“理想世界”的冲动,因为它正是所有伟大创造的起点。

三、守正创新 引领基层文艺精品创作

《李罗城》在叙事上主要遵循时空的线性推进,同时灵活融入插叙与倒叙,将纷繁的人物关系与情节脉络编织得清晰而富有层次。作品在语言表述上或有些许瑕疵,但整体故事逻辑严密、自成一体。

近年来,新疆的文学创作紧紧围绕打造新时代文学高峰的目标,深入实施文艺精品战略,设立文艺激励扶持资金,从作家创作、编辑出版、宣传推广到成果转化等多环节协同发力,引导作家讲好“新疆故事”,书写时代华章。先后涌现出以刘亮程、李娟为代表的优秀作家,《本巴》《我的阿勒泰》等精品力作广受欢迎,新时代的新疆文学创作呈现出蓬勃生机,迎来了繁荣发展的崭新局面。

新疆古城遗址众多,它们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是丝绸之路辉煌往事的见证,更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富矿。这些遗址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钱建军的长篇小说《李罗城》积极响应“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的新时代文艺创作理念,以达勒特古城遗址为基础,通过文学想象和艺术重构,讲活了多元文化交融、中西方历史文化元素共存的新疆故事。

巍峨天山下,博尔塔拉河奔流不息,岸边的冲积平原上,屹立着千年遗址——达勒特古城,即中外行记中记载的“李罗城”。如今,作家钱建军以古城的沧桑兴衰为脉络,借助千年流转中遗存的文物珍宝,为这座“破城子”重建了血肉与灵魂。这部以传奇故事与边疆风貌织就的宏伟史诗,仿佛真实地发生在这座城池里。

在这宏大的叙事中,最动人的并非城邦的最终命运,而是深陷其中的个人,如为爱献祭的王玉正,在创伤中重生的王安荷,他们如何背负记忆,在历史的洪流中寻找各自救赎的故事。来自中原皇室的王玉正,全无纨绔子弟的骄矜之气。他为人低调却腹有乾坤。他有勇有谋,当在黑风口与吉日霖身陷重围之时,率先冲锋,以出其不意的攻势杀出重围;他情深义重,为吉日霖锻造一柄配得上她的宝剑,不惜踏遍三百余眼清泉、深入百座幽深洞穴,用双目化出的神石作为磨刀石,历经九十九个昼夜淬炼,终成“寒星吉日绵绵剑”;为了协助吉日霖建造酒窖,这位曾经的白面书生褪去儒雅,磨砺出乡野村夫般的粗粝面貌,白日揉捏陶土,深夜亦不敢深眠,唯恐窑炉有任何闪失。最后倒在喀布剑下的他,看到吉日霖逃出生天,想必也会为她而满足地阖上双眼。

在流离中扎根李罗城的王安荷,其本身更是一部行走的传奇。她携着迷离的身世,以“汉娜”之名与海达相爱,在边疆的风土中淬炼成长,喝着天山的雪水,说着地道的方言,言行举止深深浸染着边地的烙印,骨子里却流淌着中原的血脉。当她历尽艰辛,终于从“汉娜”回到“王安荷”时,这场身份的转变,却是她人格中的最后一道升华。她来自中原,属于中原,她成长于边地,亦属于边地,她的存在,正是边疆与中原血肉相连的明证。

她那复杂而坎坷的人生经历,塑造了她极为清醒且在当时堪称先锋的婚恋观。正因自己饱尝童年流离与生存磨砺之苦,她在成为母亲后,对女儿吉日霖的命运才有了一种近乎执着的守护。正如书中所言:“经历了太多磨难的汉娜,多希望女儿安稳一生啊”然而,她的“安稳”不是门当户对,而是听从内心的选择——“女儿要去找自己喜欢的,爱她的男人才行,绝对不能凑合,凑合的日子还不如一个人过。”这位在夹缝中生存并最终

掌控了自己命运的女性,体悟出了极具现代性的婚姻智慧。她的婚姻观,是她坎坷半生凝练出的精神结晶,是穿越苦难之后的生命体悟。王安荷与王玉正这对姑侄的传奇经历,正是书中众多故事的缩影,我们可由此一窥书中的恢宏壮丽。

不仅是个体的命运,书中弥漫的深刻哲思也同样引人注目。当尚田其深陷于非克复仇的焦虑时,他试图用酒精寻求慰藉,却只换来一片混沌与迷茫。作者于此则冷峻地指出:“人生本就充满着不可预测,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避免。”这一声无奈的叹息,正是作者对命运无常的清醒认知。而当年迈的“花豹”“猪猪”逐渐老去,依然年轻的吉日霖蓦然意识到“原来相聚之日已走在告别的路上”。这些散见于各处的思考,闪亮于故事的字里行间,精准地反映出了人在面对命运、时间与失去时的困境与思考,让人掩卷,回味无穷。

除了瑰丽壮阔的风景描写,小说在想象与现实的尺度把握上更见功力。在作者笔下,书中常有神话般的情节,如海达走过“九个马站的距离,看了九次太阳九次月亮”,王玉正与蜘蛛对话,王玉珠听懂植物的低语,这些超现实的意象,为故事披上了一层神话的外衣。然而,作者又总能以扎实的历史细节与严谨的细节描写,将叙事牢牢锚定在现实之中。援引诗人杜牧的《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瞬间将读者拉回唐朝的诗韵风华;而对拓羽炼制百炼钢时“风箱承受不住高温的压力,才产生了爆炸”等工艺细节的翔实描写,则赋予了小说令人信服的真实质感。这种神话与现实交织的描写,让李罗城的故事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与沉甸甸的历史间达到了微妙的平衡。

达勒特古城不仅是古时西北边疆与中原地区紧密联系和丝路繁荣的铁证,更是现代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开展文化润疆的物质载体。小说通过历史叙事承载“保护好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脉”的当代文化使命,使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理念在文学中得到生动展现。

《李罗城》创作于当下,却发生于过去。这部小说超越了单纯的历史复现,完成了一次精彩的文化叙事。合上书页,耳边仿佛仍能听见博尔塔拉河的奔流之声,它流经历史,汇入现代。钱建军以文学之名,写出了毛泽东诗词中“往事越千年,弹指一挥间”的时空交错感。他将达勒特古城从一处考古遗址,转化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文化符号,生动诠释了边疆与中原自古以来的血肉联系。它让我们深刻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一句口号,而是源自历史深处、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共同记忆与情感。

边地史诗中的个人救赎

□ 段文戈 聂楠